心香一瓣

□刘 斌

那香甜入梦的冰棍儿

时入夏令，烈日炎炎，大街小巷中偶尔飘来“雪糕、冰棍儿”的叫卖声，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童年温馨的梦境中。童年那带着冰爽、甜蜜的冰棍儿立刻闪现在眼前，我的口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记得小时候，生活条件艰苦。玉米面饼子、地瓜、窝头是饭桌上的主食，就着咸菜疙瘩，依然吃得有滋有味。那时没有你选择的余地，衣服是大的穿完小的穿，补丁压补丁。鱼啊肉啊什么的，只有在做梦时才放开肚皮吃得香甜。现实中，只有在新年或是喜庆时才能吃得上白面饽饽或馒头，咽一口唾沫，吃一口饭。平时能吃上一支白白净净、方方正正、冰冰爽爽的冰棍儿，那可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就和小伙伴们脱光了衣服，跳进门前那条鱼虾嬉戏的小河，玩得浪花飞溅，乐不思蜀，对家长们的呼唤充耳不闻。但是，远远的，弱弱的，从柔柔的柳枝、村落边上，忽然传来一两声“冰棍儿，甜甜的冰棍儿”，我们立刻像打了兴奋剂似的，个个飞快地从河里跳出来，衣服都顾不上穿，光着屁股蛋，赶紧提着放在河边的敞口篮子，就近去扯野菜。青草、刺槐叶、灰菜、马齿苋、苦菜……纷纷跳进我们的篮子里，一会儿那不大不小的篮子就满了，大家都提着飞也似地跑回家。那个速度，如果参加奥运会估计也能得奖。没进家门，就大声呼喊：“妈，俺把菜撸回来了！”然后跑到正在用破旧的菜刀剁着菜叶准备喂鸡鸭鹅的母亲身边，眼巴巴地瞅着她，嘴里嘟囔着：“妈，看俺撸这么多菜。俺渴……”“渴？家水缸里有凉水，自己舀去！”母亲总是没好气地说。一向辛劳操持家务的母亲知道，我突然变得这么听话而且能这么早把菜撸回来，肯定是另有企图。“妈，俺要冰棍儿！才5分钱一根。”一说出冰棍儿几个字，口水已经流了出来，那冰凉入心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让所有的馋虫都随着那份凉意烟消云散。而这时，离朝思暮想的冰棍儿，只是一句话之遥！那时候，5分钱能买一两棵大白菜，而在饭店里，那极度诱惑人的酱香包子，才一角钱一个！5分钱，对于省吃俭用的母亲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她怎么能舍得呢？

看到母亲没有丝毫的心动，我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破菜刀，有气无力地在破木板上剁着那些零碎的菜叶，一边剁，眼神一边在她的脸上游动。看着母亲那严肃而紧绷的脸，我非常失望。可是，又不甘心，不得不卖力地剁着菜叶，却没有发现，那些不听话的菜叶已经悄然离开了木板，飞溅到了地上。而那些饿极了的鸡、鸭、鹅都扑了过来，在我的脚边扑腾着，有的甚至跳在我的脚上，狠狠地啄着我稚嫩的小脚丫。我用脚驱赶着它们，眼睛却没有离开忙碌的母亲的脸。终于，我的真诚感动了母亲，她扑哧一声笑了，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用手指在我小脑门上一点：“你这个小馋猫！以后让你干活，能不能听话？”“能能能！妈，俺保证听你的话！”我一高兴，破菜刀也扔了出去，飞进了鸡鸭群中，直吓得它们扑楞楞四处飞。

等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5枚亮晶晶的钢蹦儿，心里那个乐呀，撒腿就跑向了村头那棵大柳树下，追寻着那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而去。当我用小手把握得汗津津的小钢蹦得意而自豪地递给卖冰棍儿的老爷爷时，禁不住抿了抿嘴角。小伙伴们那羡慕的眼神，让我顿时感觉自己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那白白胖胖的冰棍儿带着细雾从那木箱子里被老爷爷拿出来时，我感觉老爷爷就是那神仙一般的人物，如果，他能给我们变出一大箱免费的冰棍儿，多好啊！

此时，烈日已经变得不再炎热，我得意洋洋地跳到村头那铺满阳光的滚烫的碾台上，一点一点地轻轻地舔着那白白的冰棍儿。无比的凉爽沁人心脾，把口水、冰棍儿水，连同小伙伴在我脸上、嘴边流连的目光一同吞了下去。吃到一半了，几个没吃上冰棍儿的小伙伴们忍不住了，凑到我的眼前，个个用讨好的眼光看着我。“下次去偷西瓜，我一定先给你吃！”“摘了桃子我一定给你留一个！”“我那个木头枪，一会儿给你玩，好不好？”……看着他们那让我心动的眼神，听着他们真诚的承诺，我控制不住了，于是把剩下的一半冰棍儿送给了他们，允许他们每人一口轮流尝尝。他们个个乐得脸上绽开了花，当然，刚才的承诺也随着他们那吞咽的口水一起进入了肚子中。

时光荏苒，转眼30多年过去了，童年那抢冰棍儿吃的一幕还时时闪现在眼前。现在满街的雪糕琳琅满目，却丝毫勾不起那冰甜的相思。童年的拥有，才是最幸福、最甜蜜的。因为，她一去不复返了。那香甜入梦的冰棍儿哦，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尝到你那纯纯的、冰冰的、甜甜的味儿呢？

哲理小簿

□杨文彦

文字的魔力

我常常想，世界上如果没有文字，人类会怎样？如果人类没有文字，这个世界又会怎样？

我能想象到的文字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及它真实作用的千分之一二。文字的发明实在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创举，它的诞生对人类有着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意义。它以静态的形式，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展示着恒久的魅力。

它一声不响，却可以让人振聋发聩；它始终缄默，却可以让人口若悬河、相互沟通；它老成持重、貌似呆滞，却可以使人眼前呈现各种鲜活的表情；它静待一隅、寂静无声，却可以让人闻到鸟语虫鸣；它没有情感，却可以让人生出悲喜恼怒；它没有颜色，却能够呈现出无数的色彩，让人眼花缭乱；它没有味道，却让人仿佛可以闻到腥臭花香；它没有脚，却可日行千里，日夜兼程、跨越山海；它没有嘴，却可以说出慰藉人心的暖语；它不会画画，却可描摹出四季山川、蓝天碧海、人畜共生的图景，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它不会唱歌，却可以让歌声盈耳、余音绕梁；它浑身无骨，却可气壮山河、慷慨悲歌；它不会思想，却可生成不灭的火种，使思想的火花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并绽放出永恒的光芒；它无重量，有时却可一字千钧；它无价格，有时却可一字千金；它本无权，却可发号施令，有时可胜过千军万马……

脚步抵达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声音传递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也可以。文字是如此地神奇、如此地魔幻，就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几乎无所不能。

所以，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要征服一个民族，必须使它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彻底消失。于是，二战时期德国在征服法国后，禁止法国人使用母语，强行要求法国人学习德文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被征服民族不甘和屈辱的泪滴凝成的哀悼之文。

从古及今，文字一直在不断演化着、完善着。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汉字，其中蕴含着不计其数的智慧。它内在意义的深邃、形体结构的完美、字与字组合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是世界上任何文字都不可比肩的。

现代的中国人，享受着5000年灿烂文化的熏陶和滋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的高度，文字成为生活中越来越不可缺少的主要角色。它一直无私地服务着每一个你、我、他。我已经和文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它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的灵魂伴侣，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几乎不能有片刻的别离了。我通过它来阅读，获取来自四面八方、古今中外的信息；我用它来写作，表达、传递我的思想和情感。

我不敢想象，没有文字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的是，没有文字，我的世界是永不见底的黑暗深渊。

光阴故事

□潘云强

小姨夫来了

小姨夫到烟台，都是骑自行车。

初进家门的小姨夫，面部会有些许不自在。作为大姨姐的母亲，热情地把沏好的茶水端上桌。不管谁先开口，他们的第一句话总谈天气：“天真热，亏没下雨。”“广播里的天气预报讲得挺准。”“路冻得梆梆硬，夹河都结冰了。”“这么冷，风又大，你是怎么蹬来的？”英格兰有句古老的俗语“不知道聊什么就聊天气好了”，看来母亲与小姨夫领会了其中的真谛。而对答之间，我怎么听怎么觉得有点像地下党接头的范儿。但不管怎样，这些有关天气的无关痛痒的话，迅速冲淡并消融了他们初次见面的不适与尴尬。此后，谈话切入正题，介绍和打听彼此家庭的情况与变化。这几乎成了小姨夫来了的一种定式。

现在的小姨夫皮糙肉厚、头发灰白、衣衫不整，简直糟老头子一个。很难想象，正是因为他年轻时高大英俊，才打动了小姨的芳心。小姨夫与小姨结婚不久，双双去了青岛，在那里做小买卖。两个人年轻，再加上肯出力，日子逐渐有了起色。现代人笃信“孩子在那儿，那儿就是家”的理念，但在旧时，老一辈人似乎更接受“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道德的桎梏。姥爷生了重病，为了照顾他们，两人返回老家，当起了农民。

我去过小姨家。他家卧室的墙壁上挂了不少相框，几乎每个相框里都有小姨的留影。由于照片摆放不甚规正且尺寸较小，我通常会拿下来细看。不知怎的，身材高挑、俊俏灵动的小姨那些穿碎花裙子、无袖连衣裙的照片，总会让我想起《飘》中的那个叫郝思嘉的浪漫多情的乡下女孩。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张两人的合照：小姨头戴白纱巾，身披一袭拖地白色婚纱，小姨夫则穿一套西服，脖子上打一黑色领结，戴一副细腿的金丝眼镜，站在小姨的右后侧。这应该是他们在青岛补拍的婚纱照。照片中小姨朱颜红唇、端庄秀丽，小姨夫则像一个知识分子，志得意满而气质儒雅。

小姨夫是福山吴阳泉村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尚不发达，村里既不通公路，也没有长途客车。从吴阳泉到烟台，首先要走一段乡间土路。到福山城后，有两种选择，一是可乘长途汽车，但那几毛钱车费，几乎是小姨夫干一整天的工分钱，他不舍得。他骑着自行车，顺着通往烟台的细得像羊肠子的沙土公路，开始往烟台蹬。生产队太忙，他又不愿耽误挣工分，一般一天打个来回，差不多一百里路。

小姨夫一年至少到我家三次。一次是麦收后，送小麦粉、孩子们爱吃的焦面以及瓜果李桃。三秋过后，也要来一次，送地瓜、花生、苞米以及新推的苞米面、地瓜面等，样样数数都有，让我们尝尝鲜。最重要的无疑是春节，那时候是蔬菜淡季，他会把冬储在窖里的萝卜、白菜，送一些给我们。春节是大家最看重的节日，而人们的习惯，是将所有好东西统统留到春节吃。此时，小姨夫还会捎几只他们家自养的鸡鸭，内中包括一只可以打肉冻的大公鸡。那时，农村过年都要杀年猪，小姨夫还会带一些猪肉及猪下货给我们。另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零碎东西，例如用秫秸扎的盖帘、软箅子及苞米叶等。这些东西虽不值钱，但做饭、蒸饽饽都离不了。姨夫的大国防自行车座位狭小，带不了多少东西。他手悟亮（手巧的意思），将一块四四方方的厚木板，铆钉在车座上，使面积至少增加了二三倍，这样一来，放一个驴骡的驮篓都是妥妥的。

改革开放之前，老百姓生活不富裕，按票证供应的粮油肉禽蛋等不但少，且十分紧张。从某种程度上说，城里人比从土里刨食的农村人还要难一些。父母都说，小姨夫是我们的恩人，别看一年就来这么几趟，却实实在在帮我们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外甥也都逐渐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小姨夫也给我们捎些好吃的农产品。他平日节俭，不舍得花钱，对自己吝啬有加，但对我们这些孩子是有求必应。我们爱喝高粱面打的稀饭，这种饭不但浓稠好喝，据说还有消炎撤火的作用，烟台人将这种稀饭称为坯（音）饭。兄弟姊妹们也有人爱吃豇豆。那时是人民公社，不让种自留地，小姨夫就找没人的地方偷偷开点荒地，专门为我们种上高粱和豇豆。俗话说“两好轧一好”。小姨夫爱吃包子，常开玩笑说有了包子就有了一切，他来了，大家就变着花样包各种馅的包子给他吃，还领他到苟不理、蓬莱春等烟台以做包子著称的饭馆吃。他酷爱海鲜，每次父母都给他买，也会买点心以及布匹、衣服送给他。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姨夫骑自行车到烟台，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坚持了三十多年。我认为，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而血缘关系推进与支撑的交往，是一种不以功利性为目的的社交活动，昭示的恰是亲情的巨大力量。他在骑行路上曾发生种种不测，在一次冬夜返村途中，摔进一条积雪的深沟里，腿摔坏了，无法动弹，多亏被一个马车夫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次，自行车半路爆胎，他步行好长一段，把自行车放到福山一个车铺去修理，自己改坐长途车到了我家。尽管如此，这个执拗而倔强的老头儿依然没停下骑行的步伐。

小姨夫最后一次骑自行车来我家，是他72岁那年。离别时，外甥们踏雪远送。那一幕极具仪式感。

心灵微品

蝉鸣常入梦

□陆玉生

入夏后，下过几场雨，便有蝉鸣了。先是“麦吱”，然后是“知了”，再是“得乐”，最后是“乌有哇”。麦吱是一种体型较小的蝉，比知了小很多，也比知了出得早。麦子熟了的时候，麦吱便出来了，趴在柳树叶中，一枝独秀地鸣叫着，提醒人们盛夏就要来临了。

麦子收完，农民便接着忙晒场。又下过一两场雨，知了便出来了。知了是蝉族里的一支大军，数量多，叫声亮。小时候盛夏的中午，村子里的蝉鸣简直可以用“如雷贯耳、压倒一切”来形容。晌午天，又闷又热，人家房前屋后的柳树上、槐树上、香椿树上、梧桐树上，一丝风也没有，只有蝉鸣。蝉像比赛似的，在村子上空织出一张巨大的蝉鸣的网，把村子牢牢罩住。

在知了叫得正兴时，得乐出世了。它的鸣叫夹在知了单调的鸣鸣声里，格外悦耳：“得——乐！得——乐！得——乐！”得乐的体型也比知了小，但比麦吱要大一点。比起知了，它们的数量也很少。在知了铺天盖地的叫声里，得乐好像是一个另类，显得那么的独立而出格。

乌有哇是在立秋前后，蝉族日趋衰落的时候才出来的。那时，天也有些转凉了。“乌有乌有——哇！乌有乌有——哇！”一声声哀怨而单调的鸣叫，的确让人觉得有点凄凉。可不是嘛，秋天来了，一场秋雨一场凉，蝉的末日真的快到了。

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叫金红，是一个很朴实文静的女孩，长得白净，只是嘴巴大点，平日很爱笑。她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关于蝉的故事。她说，麦吱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子，被先来的知了娶去为妻，两个幸福地生活着。后来来了一个得乐，把知了的妻子麦吱给抢去了，所以，它总是唱着得意的歌：“得——乐！得——乐！”而知了失去媳妇，只有呜呜悲哭的份。乌有哇是一个迟到者，它什么都没捞到，所以也悲哀地抱怨：“无有无有哇！”

我曾懵懂又好奇地问她：“你讲的这些是真的吗？”她说：“不知道，我妈是这样讲的。妈妈说，她是小时候听姥姥讲的。”

夏天的晚上，我有时还会跟着父亲或较大的孩子，提着马灯去照蝉。我们把马灯放在路中间，然后用力摇晃路旁的树。树上的蝉就会叫着寻光而来，落到马灯旁边，扑着翅膀乱叫乱跌。这时，你就可以提着书包满地捡捉。捉完一棵树再去摇另一棵树，一夜间可以捉到几十只。

记得有一天上学，我把头天夜里照蝉的收获讲给同学们听，他们都一脸的羡慕，金红却眨了眨眼，想了一会儿，对我说：“你们每次都杀死那么多生灵，这样好吗？我妈妈说人不可以过度杀生的。”哦？在这以前我从没听人这样说过，也没往这方面想，突然听她这么一说，我有点发懵，也不知自己捉那么多蝉是好事还是坏事。

直到今天，我好像也没想明白，每年捉那么多蝉，能像渔民捕鱼一样吗？到底算不算杀生呢？

关于蝉的故事，我记忆里还有一桩，几十年了都不曾忘记。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那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到村东的中学大院去玩。校园里所有教室都锁门了，唯独联中的一间教室没有挂锁。我们走过去一看，第一排课桌间，有一位女老师正坐在那儿写东西。这位女老师我们认识，她是联中七年级的语文老师，姓周。周老师当年有三十几岁，全校都知道她是一个不曾嫁人的老姑娘。听村里熟识她的大人说，她是一个大学生，本来应该留在县城的师范教学，也不知什么原因就来到这个乡村的联中了。

周老师是一个文雅的知性女人，戴个眼镜，平日说话都是慢声细语的。那天，她见我们立在门外，就主动邀请我们进屋，并温柔地问我们是哪个班的。我们一一告诉了她。又说了几句话后，金红便问她：“周老师，您怎么星期天还来学校呢？”周老师迟疑了一下，面露难色，可最后还是说了：“今天，上级让我在这儿写检查。”“为什么要写检查呢？”我们跟着问。周老师悲伤地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小，跟你们说了也不懂。”周老师还告诉我们，她早晨和中午都没有吃饭，现在很饿。说着说着，她的眼睛就湿润了，竟流下泪来。我们几个同学一看老师哭了，有些慌张，不知咋办才好。忽然，我想起自己临出门时往兜里装了四只烧熟的蝉，连忙从衣兜里掏出来递给周老师，说：“老师您吃这个吧。”周老师先是犹豫了一下，后来还是接过纸袋，说了声：“谢谢你，小同学！”她从纸袋里拿出一只蝉迅速填进嘴里，飞快地咀嚼了几下就咽到肚里了。接着她又拿出第二只，也是几口就下肚了。然后，第三只、第四只……我记得第二只蝉上还有半块翅膀，周老师也没顾得摘掉就放嘴里了。她本是一个挺文雅的人，平日里是不会有这种吃相的，可见真是饿极了。看着周老师吃蝉的样子，金红的眼圈红红的。她也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块奶糖，递给了周老师。周老师双手接过糖，又流下了眼泪。金红也跟着哭了。

后来周老师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如果今天她还在世的话，也应该是八十几岁的耄耋老人了。

金红则是在我们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转学去了她爸工作的地方，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平日很爱帮助同学，好像从没和人吵过架。如今的我，可能是年岁渐大的缘故，每到夏天，听着蝉鸣，便会想起儿时的一些往事，也会想到她，想起我们曾谈论的一些话题，特别是关于捉蝉的话题。

投稿邮箱：
ytrbzkb@126.com